







## 各國

任為君力請辭職金灘濟亦決於查賬後定必告退有詔金蓮擬於辭退後偕同梁誠晉京云又聞有某宦官家子現以專路近日風潮變幻恐蹈金蓮之轍亦擬告退云  
○番洲新埠定期開辦 番洲新埠開辦請派輪前往保護俾得建辦一切工程現大吏已派出廣東兵輪前往停泊藉期保護聞該商等現定於三月初三舉行開辦  
○張寶一出遂可鎮定耶 近日各屬會黨充斥亂警頻聞俱有日熾之勢現大吏特擬親自出巡各屬查察情形恭請鑑攝昨特會商司道久為社會所注視聞日昨竟抱恨而死云

水推事務於月中即知借李準同往一切公

事留由藩司代理云並已據情報知省政府矣

○何興滿又以憂憤死 佛山輪船命案屍犯

被留於南署上房處初時凡伊三人之親友前

往探問輪准入內嗣以往探者絡繹不絕頗為

擾雜後祇准其家內人探除外戚友前往均

為衛役所阻某三人往衛裏終日飲酒為消遣

計俟則酒酣耳熱時輒唱蘇武牧羊一闋聊以

自解

○金侯盧終日飲酒唱歌 廣路董事金灘濟

及侯熙朝盧季槐三人因路車傳管現三人仍

被留於南署上房處初時凡伊三人之親友前

往探問輪准入內嗣以往探者絡繹不絕頗為

擾雜後祇准其家內人探除外戚友前往均

為衛役所阻某三人往衛裏終日飲酒為消遣

計俟則酒酣耳熱時輒唱蘇武牧羊一闋聊以

自解

○張寶一出遂可鎮定耶 近日各屬會黨充

斥亂警頻聞俱有日熾之勢現大吏特擬親自

出巡各屬查察情形恭請鑑攝昨特會商司道

久為社會所注視聞日昨竟抱恨而死云

水推事務於月中即知借李準同往一切公

事留由藩司代理云並已據情報知省政府矣

○何興滿又以憂憤死 佛山輪船命案屍犯

被留於南署上房處初時凡伊三人之親友前

往探問輪准入內嗣以往探者絡繹不絕頗為

擾雜後祇准其家內人探除外戚友前往均

為衛役所阻某三人往衛裏終日飲酒為消遣

計俟則酒酣耳熱時輒唱蘇武牧羊一闋聊以

自解

○金侯盧終日飲酒唱歌 廣路董事金灘濟

及侯熙朝盧季槐三人因路車傳管現三人仍

被留於南署上房處初時凡伊三人之親友前

往探問輪准入內嗣以往探者絡繹不絕頗為

擾雜後祇准其家內人探除外戚友前往均

為衛役所阻某三人往衛裏終日飲酒為消遣

計俟則酒酣耳熱時輒唱蘇武牧羊一闋聊以

自解

○金侯盧終日飲酒唱歌 廣路董事金灘濟

及侯熙朝盧季槐三人因路車傳管現三人仍

被留於南署上房處初時凡伊三人之親友前

往探問輪准入內嗣以往探者絡繹不絕頗為

擾雜後祇准其家內人探除外戚友前往均

為衛役所阻某三人往衛裏終日飲酒為消遣

計俟則酒酣耳熱時輒唱蘇武牧羊一闋聊以

自解

○金侯盧終日飲酒唱歌 廣路董事金灘濟

及侯熙朝盧季槐三人因路車傳管現三人仍

被留於南署上房處初時凡伊三人之親友前

往探問輪准入內嗣以往探者絡繹不絕頗為

擾雜後祇准其家內人探除外戚友前往均

為衛役所阻某三人往衛裏終日飲酒為消遣

計俟則酒酣耳熱時輒唱蘇武牧羊一闋聊以

自解

○金侯盧終日飲酒唱歌 廣路董事金灘濟

及侯熙朝盧季槐三人因路車傳管現三人仍

被留於南署上房處初時凡伊三人之親友前

往探問輪准入內嗣以往探者絡繹不絕頗為

擾雜後祇准其家內人探除外戚友前往均

為衛役所阻某三人往衛裏終日飲酒為消遣

計俟則酒酣耳熱時輒唱蘇武牧羊一闋聊以

自解

○金侯盧終日飲酒唱歌 廣路董事金灘濟

及侯熙朝盧季槐三人因路車傳管現三人仍

被留於南署上房處初時凡伊三人之親友前

往探問輪准入內嗣以往探者絡繹不絕頗為

擾雜後祇准其家內人探除外戚友前往均

為衛役所阻某三人往衛裏終日飲酒為消遣

計俟則酒酣耳熱時輒唱蘇武牧羊一闋聊以

自解

○金侯盧終日飲酒唱歌 廣路董事金灘濟

及侯熙朝盧季槐三人因路車傳管現三人仍

被留於南署上房處初時凡伊三人之親友前

往探問輪准入內嗣以往探者絡繹不絕頗為

擾雜後祇准其家內人探除外戚友前往均

為衛役所阻某三人往衛裏終日飲酒為消遣

計俟則酒酣耳熱時輒唱蘇武牧羊一闋聊以

自解

○金侯盧終日飲酒唱歌 廣路董事金灘濟

及侯熙朝盧季槐三人因路車傳管現三人仍

被留於南署上房處初時凡伊三人之親友前

往探問輪准入內嗣以往探者絡繹不絕頗為

擾雜後祇准其家內人探除外戚友前往均

為衛役所阻某三人往衛裏終日飲酒為消遣

計俟則酒酣耳熱時輒唱蘇武牧羊一闋聊以

自解

○金侯盧終日飲酒唱歌 廣路董事金灘濟

及侯熙朝盧季槐三人因路車傳管現三人仍

被留於南署上房處初時凡伊三人之親友前

往探問輪准入內嗣以往探者絡繹不絕頗為

擾雜後祇准其家內人探除外戚友前往均

為衛役所阻某三人往衛裏終日飲酒為消遣

計俟則酒酣耳熱時輒唱蘇武牧羊一闋聊以

自解

○金侯盧終日飲酒唱歌 廣路董事金灘濟

及侯熙朝盧季槐三人因路車傳管現三人仍

被留於南署上房處初時凡伊三人之親友前

往探問輪准入內嗣以往探者絡繹不絕頗為

擾雜後祇准其家內人探除外戚友前往均

為衛役所阻某三人往衛裏終日飲酒為消遣

計俟則酒酣耳熱時輒唱蘇武牧羊一闋聊以

自解

○金侯盧終日飲酒唱歌 廣路董事金灘濟

及侯熙朝盧季槐三人因路車傳管現三人仍

被留於南署上房處初時凡伊三人之親友前

往探問輪准入內嗣以往探者絡繹不絕頗為

擾雜後祇准其家內人探除外戚友前往均

為衛役所阻某三人往衛裏終日飲酒為消遣

計俟則酒酣耳熱時輒唱蘇武牧羊一闋聊以

自解

○金侯盧終日飲酒唱歌 廣路董事金灘濟

及侯熙朝盧季槐三人因路車傳管現三人仍

被留於南署上房處初時凡伊三人之親友前

往探問輪准入內嗣以往探者絡繹不絕頗為

擾雜後祇准其家內人探除外戚友前往均

為衛役所阻某三人往衛裏終日飲酒為消遣

計俟則酒酣耳熱時輒唱蘇武牧羊一闊聊以

自解

○金侯盧終日飲酒唱歌 廣路董事金灘濟

及侯熙朝盧季槐三人因路車傳管現三人仍

被留於南署上房處初時凡伊三人之親友前

往探問輪准入內嗣以往探者絡繹不絕頗為

擾雜後祇准其家內人探除外戚友前往均

為衛役所阻某三人往衛裏終日飲酒為消遣

計俟則酒酣耳熱時輒唱蘇武牧羊一闊聊以

自解

○金侯盧終日飲酒唱歌 廣路董事金灘濟

及侯熙朝盧季槐三人因路車傳管現三人仍

被留於南署上房處初時凡伊三人之親友前

往探問輪准入內嗣以往探者絡繹不絕頗為

擾雜後祇准其家內人探除外戚友前往均

為衛役所阻某三人往衛裏終日飲酒為消遣

計俟則酒酣耳熱時輒唱蘇武牧羊一闊聊以

自解

○金侯盧終日飲酒唱歌 廣路董事金灘濟

及侯熙朝盧季槐三人因路車傳管現三人仍

被留於南署上房處初時凡伊三人之親友前

往探問輪准入內嗣以往探者絡繹不絕頗為

擾雜後祇准其家內人探除外戚友前往均

為衛役所阻某三人往衛裏終日飲酒為消遣

計俟則酒酣耳熱時輒唱蘇武牧羊一闊聊以

自解

○金侯盧終日飲酒唱歌 廣路董事金灘濟





